

# 西施故里有感

■ 张抗抗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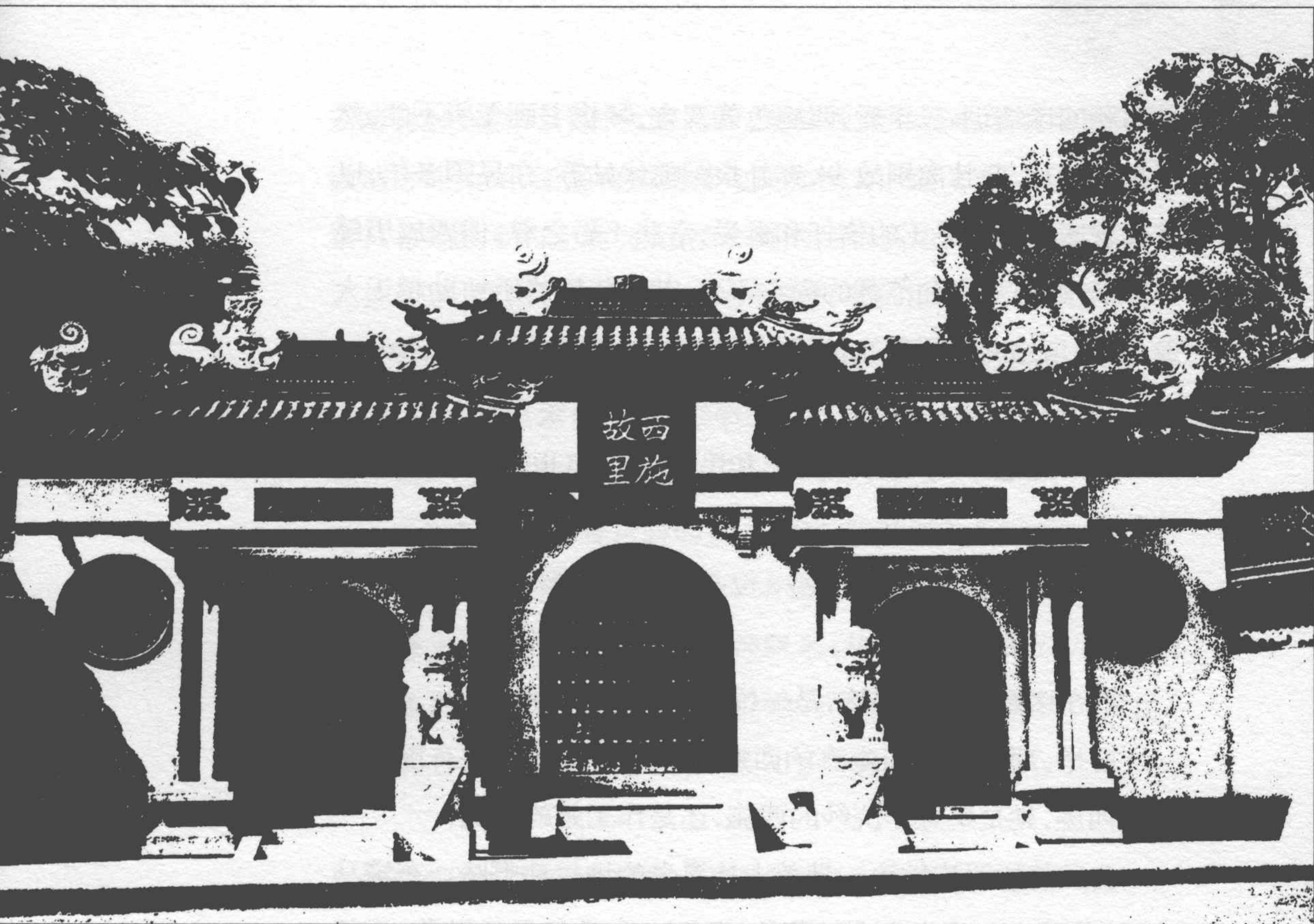
清澈而丰盈的浣纱溪由古越国流淌至今。西岸是西施夷光的出生地苧萝村；对岸是郑旦的家乡鸬鹚湾。

山势俊秀，水色潋滟，碧绿的浦阳江边，当年西施浣纱的巨石依旧。

就在苧萝山下，依山傍势地建起了一座西施殿，楼台亭阁，古色古香。西施塑像女神一般端庄圣洁。还有车站、宾馆前伫立的西施，如纱似水柔情飘逸。

两千年的西施姑娘依然散发着青春气息，与她故乡的土地一同成为永远。

曾为浣纱女的村姑西施，在水边邂逅了四处寻访美女的越国重臣范蠡。范蠡与西施一见钟情。但范蠡复国雪耻的计谋在心，欲献西施于吴王夫差，以西施的绝色美貌迷惑吴王，以图有朝一日里应外合，共施灭吴兴越之大业，于是范蠡忍痛割爱，舍弃私情，对西施晓以大义，委以重任，尔后令西施奉承越王勾践，并在越都绍兴美人宫里，将西施郑旦等诸多美女一一进行文化



补习和间谍培训。三年后，西施色艺双全，琴棋书画无所不能。然后挥泪辞行，悲壮离别故乡，奔赴报国前线姑苏。在吴国多年，以其美貌聪慧博得吴王的信任和喜爱，幸获王后之尊。但西施历经风险磨难，对故乡和范蠡的痴心不改，若干年后终于协助越王大败吴国，与她的恩师和知音范蠡重续姻缘，远避尘嚣而去……

史书是这样记载的。文学和民间的故事也一直是这样流传的。

立于史书上的西施，是一位深明大义、胸怀大志的巾帼英雄。

活在诸暨民间的西施，是一位救国救难的保护之神。

可是，那个原始而本真的西施，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有没有人问过西施，她是愿意作浣纱的西施，还是作王妃的西施？

公元前的西施姑娘，带着山林溪泉的地气和野味，车辚马啸，从苕萝山一步步走向姑苏的馆娃宫。十几年风云激荡，天低



云暗,然后雾消云散,风清月朗。无论西施和范蠡最终隐居于烟波浩渺的太湖,还是魂殒越王勾践的权力刀剑下,西施真正的归宿只有她故乡的土地。在山清水秀的浣纱溪边,西施还原成一个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的民女。她不再负有沉重的责任和使命;无须再委曲求全、夜半惊梦;她浣纱织布、粗茶淡饭平安度日;夫妻恩爱、生儿育女繁衍后代;她想哭就哭、想笑就笑、想唱就唱、想爱就爱,不想爱的,不爱就是了……

可惜那已是西施身后的梦了。少女西施梦断浣纱溪。

那个春日的傍晚,我徘徊于诸暨街头。从喷泉那边西施洁白的塑像上,似有迷离彷徨的眼神飘来;从晚霞映红的江水里,似有西施哀怨的叹息传来。我倾听她的呢喃絮语,方知古往今来,女人的心事,其实全然无法由男人书写的历史洞悉。

我们也许真的需要换一种思路,来为西施想一想了——

即使曾有吴王灭越的“会稽之谈”,但如若越国富庶强大,还



用得着将西施作为贡品晋献于吴王么？如果越国的君主雄才大略深谋远虑，复国大业何以倚赖一个女人的拯救呢？范蠡把心爱的西施献给吴王时，在女人和真情、权力和荣誉的天平上，后者显然比前者占有了更重要的位置。那么西施难道没有理由对范蠡失望吗？面对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、无法享用这份真情的男人，西施究竟为什么非得一如既往地爱慕下去呢？西施之爱范蠡，范蠡在她心中究竟是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，还是最后残存的家园和故土的象征而已？范蠡用国家社稷民族的责任去说服、鼓动、诱惑西施的时候，西施实际上已经成为被王权利用、被政治奴役的工具，她必得付出自己一生的幸福作为代价。那么，西施真的是心甘情愿的吗？在西施的价值取向中，社稷的责任和女性的情感选择，哪个更为重要呢？西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间谍，究竟出于自愿还是由于被迫？

所以当越国终于以阴谋诡计战胜了吴国，姑苏城破夫差自尽之时，美丽的西施在那个惨烈的时刻，恍惚明白自己真正爱的



人，恰是朝夕相处多年的吴王夫差。她发现敢爱敢恨、才情并茂、活得坦然潇洒的吴王夫差，才是真正值得她爱的血肉之躯。当西施终于完成了她的使命、实现了她的目的时，她忽然发现那个目的原来毫无意义。她随范蠡隐没于太湖，是因为她已无法重新选择和重新开始。

那是一个真正的悲剧。女人的悲剧。还有没有另一种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设想呢？也许还有一种被更多人忽略了的、更为残酷的结局：

聪颖灵慧的西施被派送吴国后，在十几年的政治风浪中，终于大彻大悟。她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两国君主争夺霸业的工具，无论勾践还是夫差，即使范蠡，也都不可能将她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来爱。她周旋于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，心底却已将这两个男人彻底看透，视为一丘之貉。但她无法抗拒和反叛，因为她父母乡亲的命运，都掌握在越王的手里。勾践和范蠡必定是备有制裁西施的杀手锏的，她早已被王权牢牢把持。她不缺乏勇气但缺



乏实际操作的实力。她不再爱范蠡,但也决不会爱上吴王。因为她一旦交出了自己的秘密,也就失去了吴王对她的宠信,那是一种更为悲惨的下场。吴王较之勾践,只不过是泥淖和陷阱之分,她只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,稍有不慎,她就会被三个男人的巨掌同时碾成粉。

其实,来自浣纱溪的西施,才是真正大智大慧的女人。既然在宫廷强大男性统治中无法得到她期盼的真爱,西施便爽性超越了爱情。她把所有的爱心给予了贫弱的家园,就这样被迫扮演了几千年来爱国者的楷模和典范。

有谁真正明白西施内心的痛楚和苦涩呢?

如若那是真的历史,还会人人理解和同情西施吗?

至少,那个黄昏,在西施故里诸暨的浣纱溪边,为了曾经困扰过我的那些疑问,我在心里与西施姑娘说了这些女人的悄悄话。